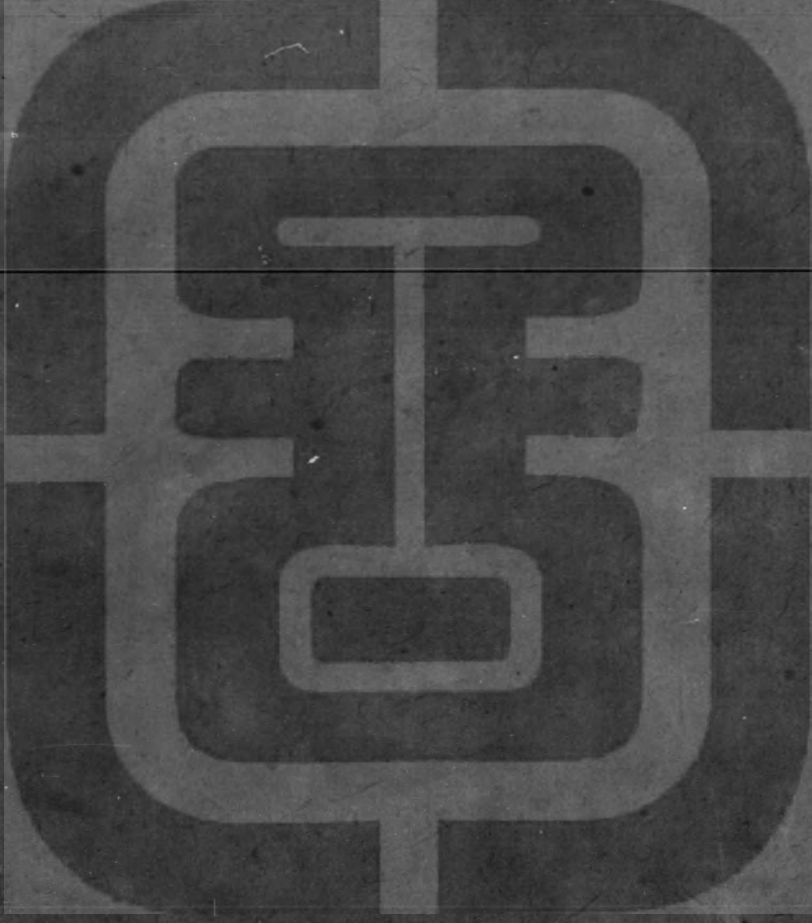


10



載記第十三

晉書百十三

御撰

苻堅上

苻堅字永固一名文玉雄之子也祖洪從石季龍徙鄴家于永貴里其母苟氏嘗游漳水祈子於西門豹祠其夜夢與神交因而有孕十二月而生堅焉有神光自天燭其庭背有赤文隱起成字曰昌付臣又上王咸陽辟垂過膝目有紫光洪竒而愛之曰堅頭年七歲聰敏好施舉止不踰規



何洪側輒量洪舉措取與不失機候  
法每曰此兒姿貌瓌偉質性過人非常相也  
高平徐統有知人之鑒遇堅於路異之執  
其手曰苻郎此官之御街小兒敢戲于此  
不畏司隸縛邪堅曰司隸縛罪人不縛小  
兒戲也統謂左右曰此兒有伯王之相左  
右恠之統曰非尔所及也後又遇之統下  
車屏人密謂之曰苻郎骨相不怛後當大  
貴但僕不見如何堅曰誠如公言不敢忘

德八歲請師就家學洪曰汝我狄異類世  
知飲酒今乃求學邪欣而許之健之入關  
也夢天神遣使者朱衣赤冠命拜堅爲龍  
驤將軍健翌日爲壇於曲沃以授之健泣  
謂堅曰汝祖昔受此號今汝復爲神明所  
命可不勉之堅揮劔捶馬志氣感厲士卒  
莫不憚服焉性至孝博學多才藝有經濟  
大志要結英豪以畧緯世之宜王猛呂婆  
樓強汪梁平老等並有王佐之才爲其羽



冀太原薛讚略陽權翼見而驚曰非常人也及苻生嗣偽位讚翼說堅曰今主上昏虐天下離心有德者昌無德受殃天之道也神器業重不可令他人取之願君王行湯武之事以順天人之心堅深然之納為謀主生既殘虐無度梁平老等亟以為言堅遂弑生以偽位讓其兄法法自以庶孽不敢當堅及母苟氏並慮眾心未服難居大位羣僚固請乃從之以升平元年僭稱

大秦天王誅生佞幸臣董龍趙龍等二十餘人赦其境內改元曰永興追謚父雄為文桓皇帝尊母苟氏為皇太后妻苟氏為皇后子宏為皇太子兄法為使持節侍中都督中外諸軍事丞相錄尚書從祖侯為侯為太尉從兄柳為車騎大將軍尚書令封弟融為陽平公雙河南公子丕長樂公暉平原公熙廣平公叡鉅鹿公李威為衛將軍尚書左僕射梁平老為右僕射強注



為領軍將軍仇騰為尚書領選席寶為丞相長史行太子詹事呂婆樓為司隸校尉王猛薛讚為中書侍郎權翼為給事黃門侍郎與猛讚並掌機密追復魚遵雷弱兒毛貴王墮梁楞梁安段純辛牢等本官以禮改葬之其子孫皆隨才擢授初堅母以法長而賢又得衆心懼終為變至此遣殺之堅性仁友與法訣于東堂慟哭嘔血贈以本官謚曰哀封其子陽為東海公敷為

清河公於是修廢職繼絕世禮神祇課農桑立學校鰥寡孤獨高年不自存者賜穀帛有差其殊才異行孝友忠義德業可稱者令在所聞其將張平以并州叛堅率衆討之以其建節將軍鄧羗為前鋒率騎五千據汾上堅至銅壁平盡衆拒戰為羗所敗獲其養子蚝送之平懼乃降于堅堅赦其罪署為右將軍蚝武賁中郎將加廣武將軍徙其所部三千餘戶于長安堅自



臨晉登龍門頌謂其羣臣曰美哉山河之  
固婁敬有言關中四塞之國真不虛也權  
翼薛讚對曰臣聞夏殷之都非不險也周  
秦之衆非不多也終於身竄南巢首懸白  
旗軀殘于犬戎國分于項籍者何也德之  
不修故耳吳起有言在德不在險深願陛  
下追蹤唐虞懷遠以德山河之固不足恃  
也堅大悅乃還長安賜爲父後者爵一級  
親寡高年穀帛有差丐所過田租之半是

秋大旱堅減膳徹懸金玉綺繡皆散之戎  
士後宮悉去羅紈衣不曳地開山澤之利  
公私共之偃甲息兵與境內休息王猛親  
寵愈密朝政莫不由之特進樊世氏豪也  
有大勲于苻氏負氣倨傲衆辱猛曰吾輩  
與先帝共興事業而不預時權君無汗馬  
之勞何敢專管大任是爲我耕稼而君食  
之乎猛曰方當使君爲宰夫安直耕稼而  
已世大怒曰要當懸汝頭于長安城門不



爾者終不處於世也猛言之於堅堅怒曰  
必須殺此老氏然後百寮可整俄而世入  
言事堅謂猛曰吾欲以楊壁尚主壁何如  
人也世勃然曰楊壁臣之壻也婚已久定  
陛下安得令之尚主乎猛讓世曰陛下帝  
有海內而君敢競婚是爲二天子安有上  
下世怒起將擊猛左右止之世遂醜言大  
罵堅由此發怒命斬之于西廐諸氏紛紜  
競陳猛短堅恚甚慢罵或有鞭撻于殿庭

者權翼進曰陛下宏達大度善馭英豪神  
武卓犖錄功捨過有漢祖之風然慢易之  
言所宜除之堅笑曰朕之過也自是公卿  
以下無不憚猛焉堅起明堂繕南北郊郊  
祀其祖洪以配天宗祀其伯健于明堂以配  
上帝親耕籍田其妻苟氏親蠶于近郊堅  
南游霸陵顧謂群臣曰漢祖起自布衣廓  
平四海佐命功臣孰爲首乎權翼進曰漢  
書以蕭曹爲功臣之冠堅曰漢祖與項羽



爭天下困于京索之間身被七十餘創通  
中六七父母妻子爲楚所囚平城之下七  
日不火食賴陳平之謀太上妻子克全免  
匈奴之禍二相何得獨高也雖有人狗之  
喻豈黃中之言乎於是酣飲極權命群臣  
賦詩大赦復改元曰甘露以王猛爲侍中  
中書令京兆尹其特進強德健妻之弟也  
昏酒豪橫爲百姓之患猛捕而殺之陳尸  
于市其中丞鄧羗性鯁直不撓與猛協規

齊志數旬之間貴戚強豪誅死者二十有  
餘人於是百寮震肅豪右屏氣路不拾遺  
風化大行堅歎曰吾今始知天下之有法  
也天子之爲尊也於是遣使巡察四方及  
戎夷種落州郡有高年孤寡不能自存長  
吏刑罰失中爲百姓所苦清脩疾惡勸課  
農桑有便於俗篤學至孝義烈力田者皆  
令具條以聞時匈奴左賢王衛辰遣使降  
於堅遂請田內地堅許之雲中護軍賈雍



遣其司馬徐斌率騎龍襲之因縱兵掠奪堅  
怒曰朕方脩魏絳和戎之術不可以小利  
忘大信昔荆吳之戰事興羣婦澆瓜之惠  
梁宋息兵夫怨不在大事不在小擾邊動  
衆非國之利也所獲資產其悉以歸之免  
雍官以白衣領護軍遣使脩和示之信義  
辰於是入居塞內貢獻相尋烏丸獨孤鮮  
卑沒奔于率衆數萬又降于堅堅初欲處  
之塞內苻融以匈奴爲患其興自古比虜

馬不敢南首者畏威故也今處之於內地  
見其弱矣方當闕兵郡縣爲北邊之害不  
如徙之塞外以存柔服之義堅從之堅僭  
位五年鳳皇集于東闕大赦其境內百寮  
進位一級初堅之將爲赦也與王猛苻融  
密議于露堂悉屏左右堅親爲赦文猛融  
供進紙墨有一大蒼蠅入自牖間鳴聲甚  
大集于筆端驅而復來俄而長安街巷市  
里人相告曰官今天赦有司以聞堅驚焉謂



融猛曰禁中無耳屬之理事何從泄也於是勅外窮推之咸言有一小人衣黑衣大呼於市曰官今大赦須臾不見堅歎曰其向蒼蠅乎聲狀非常吾固惡之諛曰欲人勿知莫若勿為聲無細而弗聞事未形而必彰者其此之謂也堅廣脩學官召郡國學生通一經以上充之公卿已下子孫並遣受業其有學為通儒才堪幹事清修廉直孝悌力田者皆旌表之於是人思勸勵

號稱多士盜賊止息請託路絕田疇修闢帑藏充盈典章法物靡不悉備堅親臨太學考學生經義優劣品而第之問難五經博士多不能對堅謂博士王寔曰朕一月三臨大學黜陟幽明躬親獎勵罔敢勸違庶幾周孔微言不由朕而墜漢之二武其可追乎寔對曰自劉石擾覆華畿二都鞠為茂草儒生罕有或存墳籍滅而莫紀經淪學廢奄若秦皇陛下神武撥亂道隆虞



夏開庠序之美弘儒教之風化盛隆周垂  
馨于祀漢之二武焉足論哉堅自是每月  
一臨太學諸生競勸焉屠各張罔聚衆數  
千自稱大單于寇掠郡縣堅以其尚書鄧  
羌為建節將軍率衆七千討平之時商人  
趙掇丁妃鄒窳等皆家累千金車服之盛  
擬則王侯堅之諸公競引之為國二卿黃  
門侍郎程憲言於堅曰趙掇等皆商販醜  
豎市郭小人車馬衣服僭同王者官齊君

子為藩國列卿傷風敗俗有塵聖化宜肅  
明典法使清濁顯分堅於是推檢引掇等  
為國卿者降其爵乃下制非命士已上不  
得乘車馬於都城百里之內金銀錦繡工  
商皂隸婦女不得服之犯者棄市興寧三  
年堅又改元為建元慕容暉遣其大宰慕  
容恪攻拔洛陽略地至于崑澗堅懼其入  
關親屯陝城以備之匈奴右賢王曹轂左  
賢王衛辰舉兵叛率衆二萬攻其杏城已



同郡縣屯于馬蘭山索虜烏延等亦叛堅而通于辰轂堅率中外精銳以討之以其前將軍楊安鎮軍毛盛等為前鋒都督轂遣弟活距戰于同川安大敗之斬活并四千餘級轂懼而降堅徙其首豪六千餘戶于長安進擊烏延斬之鄧羌討衛辰擒之于木根山堅自聰馬城如朔方巡撫夷狄以衛辰為夏陽公以統其眾轂尋死分其部落貳城已西二萬餘落封其長子爾為

駱川侯貳城以東二萬餘落封其小子寅為力川侯故號東西曹秦雍二州地震裂水泉湧出金象生毛長安大風震電壞屋殺人堅懼而愈修德政焉使王猛楊安等率眾二萬寇荊州北鄙諸郡掠漢陽萬餘戶而還羌歛岐叛堅自稱益州刺史率部落四千餘家西依張天錫叛將李儼堅遣王猛與隴西太守姜衡南安太守邵羌討歛岐于略陽張天錫率步騎三萬擊李儼



攻其大夏武始二郡剋之天錫將掌撻又  
使儼諸軍于葵谷儼愬遣兄子純謝罪於  
堅仍請赦尋而猛攻破略陽歛岐奔白馬  
堅遣楊安與建威王撫率衆會猛以救儼  
猛遣邵羌追歛岐使王撫守侯和姜衡守  
白石猛與楊安救枹罕及天錫將楊適戰  
于枹罕東猛不利邵羌擒歛岐於白馬送  
之長安天錫遂引師而歸儼猶馮城未出  
猛乃服白乘輿從數十人請與相見儼開

門延之未及設備而將士續入遂虜儼而  
還堅以其將軍彭越爲平西將軍涼州刺  
史鎮枹罕以儼爲光祿勳歸安侯是歲苻  
雙據上邽苻柳據蒲坂叛于堅苻廋據陝  
城苻武據安定並應之將共伐長安堅遣  
使諭之各齧梨以爲信皆不受堅命阻兵  
自守堅遣後禁將軍楊成世左將軍毛嵩  
等討雙武王猛鄧羌攻蒲坂楊安張蚝攻  
陝城成世毛嵩爲雙武所敗堅又遣其武



王粲寧朔呂光等率中外精銳以討之  
左衛符雄左禁竇衝率羽林騎七千繼發  
雙武乘勝至于榆眉粲等擊敗之斬獲萬  
五千人武棄安定隨雙奔上邽粲等攻之  
符柳出挑戰猛閉壘不應柳以猛爲憚已  
留其世子良守蒲坂率衆二萬將攻長安  
長安去蒲坂百餘里鄧羗率勁騎七千夜  
襲敗之柳引軍還猛又盡衆邀擊悉俘其  
卒柳與數百騎入于蒲坂粲等攻上邽克

之斬雙武猛又尋破蒲坂斬柳及其妻子  
傳首長安猛屯蒲坂遣鄧羗與王粲等攻  
陷陝城克之送庾于長安殺之太和四年  
晉大司馬相溫伐慕容暉次于枋頭暉衆  
屢敗遣使乞師于堅請割武牢以西之地  
堅亦欲與暉連橫乃遣其將苟池等率步  
騎二萬救暉王師尋敗引歸池乃還是時  
慕容垂避害奔于堅王猛言于堅曰慕容  
垂燕之戚屬世雄東夏寬仁惠下恩結士



庶燕趙之間咸有奉戴之意觀其才畧權  
智無方兼其諸子明毅有幹藝人之傑也  
蛟龍猛獸非可馴之物不如除之堅曰吾  
方以義致英豪建不世之功且其初至吾  
告之至誠今而害之人將謂我何王師既  
旋慕容暉悔割武牢之地遣使謂堅曰頃  
者割地行人失辭有國有家分災救患理  
之常也堅大怒遣王猛與建威梁成鄧羌  
率步騎三萬署慕容垂為冠軍將軍以為

鄉導攻暉洛州刺史慕容筑于洛陽暉遣  
其將慕容臧率精卒十萬將解筑圍猛使  
梁成等以精銳萬人卷甲赴之大破臧於  
滎陽筑懼而請降猛陳師以受之留邵羌  
鎮金墉猛振旅而歸太和五年又遣猛率  
楊安張蚝鄧羌等十將率步騎六萬伐暉  
堅親送猛于霸東謂曰今授卿精兵委以  
重任便可從壺關上黨出潞川此捷濟之  
機所謂疾雷不及掩耳吾當躬自率眾以



書言十三  
十四  
繼卿後於鄴相見已勅運漕相繼但憂賊  
煩後慮也猛曰臣庸劣孤生操無豪介  
蒙陛下恩榮內侍帷幄出總戎旅藉宗廟  
之靈稟陛下神策殘胡不足平也願不煩  
鑿軫冒犯霜露臣雖不武望克不淹時但  
願速勅有司部置鮮卑之所堅大悅於是  
進師楊安攻晉陽猛攻壺關執暉上黨太  
守慕容越所經郡縣皆降于猛猛留屯騎  
校尉苟萇戍壺關會楊安攻晉陽為地道

遣張蚝率壯士數百人入其城中大呼斬  
關猛安遂入晉陽執暉并州刺史慕容莊  
暉遣其太傅慕容評率衆四十餘萬以救  
二城評憚猛不敢進屯於潞川猛留將軍  
毛當戍晉陽進師與評相持遣游擊郭慶  
以銳卒五千夜從間道出評營後傍山起  
火燒其輜重火見鄴中暉思遣使讓評催  
之速戰猛知評賣木鬻薪有可乘之會評  
又求戰乃陣於渭原而誓衆曰王景略受



國厚恩任兼內外今與諸軍深入賊地宜  
各勉進不可退也願戮力行間以報恩願  
受爵明君之朝慶觴父母之室不亦美乎  
衆皆勇奮破釜棄糧大呼競進猛望評師  
之衆也惡之謂鄧羌曰今日之事非將軍  
莫可以捷成敗之機在斯一舉將軍其勉  
之羌曰若以司隸見與者公無以爲憂猛  
曰此非吾之所及也必以安定太守萬戶  
侯相處羌不悅而退俄而兵交猛召之羌

寢而弗應猛馳就許之羌於是大飲帳中  
與張蚝徐成等跨馬運矛馳入評軍出入  
數四傍若無人搴旗斬將殺傷甚衆及日  
中評衆大敗俘斬五萬有餘乘勝追擊又  
降斬十萬於是進師圍鄴堅聞之留李威  
輔其太子宏守長安以符融鎮洛陽躬率  
精銳十萬向鄴七日而至於安陽過舊間  
引諸耆老語及祖父之事泫然流涕乃傳  
信宿猛潛至安陽迎堅堅謂之曰昔亞夫



不出軍迎漢文將軍何以臨敵而棄衆也  
猛曰臣每覽亞夫之事常謂前却人主以  
此而爲名將竊未多之臣奉陛下神筭擊  
垂亡之虜若摧枯拉朽何足慮也監國冲  
幼變鴛鴦遠臨脫有不虞其如宗廟何堅遂  
攻鄴陷之慕容暉出奔高陽堅將郭慶執  
而送之堅入鄴宮閱其名籍凡郡百五十  
七縣一千五百七十九戶二百四十五萬  
八千九百六十九口九百九十八萬七千

九百二十五諸州郡牧守及六夷渠帥盡  
降於堅郭慶窮追餘燼慕容評奔于高句  
麗慶追至遼海句麗縛評送之堅散暉宮  
人珍寶以賜將士論功封賞各有差以王  
猛爲使持節都督關東六州諸軍事車騎  
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冀州牧鎮鄴以郭  
慶爲持節都督幽州諸軍事揚武將軍幽  
州刺史鎮薊堅自鄴如枋頭讌諸父老改  
枋頭爲永昌縣復之終世堅至自永昌行



欽至之禮歌勞止之詩以饗其羣臣赦慕  
容暉及其王公已下皆徙于長安封授有  
差堅于是行禮于辟雍祀先師孔子其太  
子及公侯卿大夫士之元子皆束脩釋奠  
焉徙關東豪傑及諸雜夷十萬戶于關中  
處烏丸雜類于馮翊北地丁零翟斌于新  
安徙陳留東阿萬戶以實青州諸因亂流  
移避仇遠徙欲還舊業者悉聽之晉叛臣  
袁瑾固守壽春為大司馬桓溫所圍遣使

請救于堅堅遣王鑒張蚝率步騎二萬救  
之鑒據洛澗蚝屯八公山桓溫遣諸將夜  
襲鑒蚝敗之鑒蚝屯慎城初仇池氏楊世  
以地降于堅堅畧為平南將軍秦州刺史  
仇池公既而歸順于晉世死子纂代立遂  
受天子爵命而絕于堅世弟統驍武得眾  
起兵武都與纂分爭堅遣其將苻雅楊安  
與益州刺史王統率步騎七萬先取仇池  
進圍寧益雅等次于鷲陝纂率眾五萬距



雅晉梁州刺史楊亮遣督護郭寶率騎千餘救之戰于陝中爲雅等所敗纂收衆奔還雅進攻仇池楊統帥武都之衆降于雅纂將碩密降于雅請爲內應纂懼面縛出降雅釋其縛送之長安以楊統爲平遠將軍南秦州刺史加楊安都督鎮仇池先是王猛獲張天錫將敦煌陰據及甲士五千堅既東平六州西擒楊纂欲以德懷遠且跨威河右至是悉送所獲還涼州天錫懼

而遣使謝罪稱藩堅大悅即署天錫爲使持節散騎常侍都督河右諸軍事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涼州刺史西域都護西平公吐谷渾碎奚以楊纂既降懼而遣使送馬五千匹金銀五百斤堅拜纂安遠將軍強川侯堅嘗如鄴狩于西山旬餘樂而忘反伶人王洛叩馬諫曰臣聞千金之子坐不垂堂萬乘之主行不履危故文帝馳車表公止轡孝武好田相如獻規陛下



為百姓父母蒼生所繫何可盥于游田以玷聖德若禍起須臾變在不測者其如宗廟何其如太后何堅曰善昔文公悟愆于虞人朕聞罪于王洛吾過也自是遂不復獵堅聞桓温廢海西公也謂羣臣曰温前敗灞上後敗枋頭十五年間再傾國師六十歲公舉動如此不能思愆免退以謝百姓方廢君以自悅將如四海何諺云怒其室而作色於父者其桓温之謂乎堅以境

內早課百姓區種懼歲不登省節穀帛之費太官後宮減常度二等百寮之秩以次降之復魏晉士籍使役有常聞諸非正道典學一比自禁之堅臨太學考學生經義上第擢叙者八十三人自永嘉之亂庠序無聞及堅之僭頗留心儒學王猛整齊風俗政理稱舉學校漸興關隴清晏百姓豐樂自長安至于諸州皆夾路樹槐柳二十里一亭四十里一驛旅行者取給於途工商



買販於道百姓歌之曰長安大街夾樹楊  
槐下走朱輪上有鸞栖英彥雲集誨我萌  
黎是歲有大風從西南來俄而晦冥恒星  
皆見又有赤星見于西南太史令魏延言  
於堅曰於占西南國亡明年必當平蜀漢  
堅大悅命秦梁宏嚴戎備乃以王猛為丞  
相以苻融為鎮東大將軍代猛為冀州牧  
融將發堅祖於霸東奏樂賦詩堅母苟氏  
以融少子甚愛之比發三至灞上其夕又

竊如融所內外莫知是夜堅寢于前殿魏  
延上言天市南門屏內后妃星失明左右  
閤寺不見后妃移動之象堅推問知之驚  
曰天道與人何其不遠遂重星官王猛至  
長安加都督中外諸軍事猛辭讓再三堅  
不許其後天鼓鳴有彗星出于尾箕長十  
餘丈名蚩尤旗經太微端東井自夏及秋  
冬不滅太史令張孟言於堅彗起尾箕而  
帝東井此燕滅秦之象因勸堅誅慕容暉



及其子弟堅不納更以暉爲尚書垂爲京兆  
尹冲爲平陽太守苻融聞之上疏於堅曰  
臣聞東胡在燕歷數彌久逮於石亂遂據  
華夏跨有六州南面稱帝陛下爰命六師  
大舉征討勞卒頻年勤而後獲本非慕義  
懷德歸化而今父子兄弟列官滿朝執權  
履職勢傾勞舊陛下親而幸之臣愚以爲  
猛獸不可養狼子野心往年星異災起於  
燕願少留意以思天戒臣據可言之地不

容嘿已詩曰兄弟急難朋友好合昔劉向  
以肺腑之親尚能極言況於臣乎堅報之  
曰汝爲德未充而懷是非立善未稱而名  
過其實詩云德輶如毛人鮮克舉君子處  
高戒懼傾敗可不務乎今四海事曠兆庶  
未寧黎元應撫夷狄應和方將混六合以  
一家同有形於赤子汝其息之勿懷耿介  
夫天道助順修德則禳灾苟求諸已何懼  
外患焉晉梁州刺史楊亮遣子廣襲仇池



聖將楊安戰廣敗績晉沮水諸戍皆委  
城奔潰亮懼而退守磬險安遂進寇漢川  
堅遣王統朱彤率卒二萬爲前鋒寇蜀前  
禁將軍毛當鷹揚將軍徐成率步騎三萬  
入自劔閣楊亮率巴獠萬餘拒之戰于青  
谷王師不利亮奔固西城彤乘勝陷漢中  
徐成又攻二劔克之楊安進據梓潼晉奮  
威將軍西蠻校尉周虓降于彤楊武將軍  
益州刺史周仲孫勒兵距彤等于緜竹聞

聖將毛當將至成都仲孫率騎五千奔于  
南中安當進兵遂陷益州於是西南夷邛  
苻夜郎等皆歸之堅以安爲右大將軍益  
州牧鎮成都毛當爲鎮西將軍梁州刺史  
鎮漢中姚萇爲寧州刺史領西蠻校尉王  
統爲南秦州刺史鎮仇池蜀人張育楊光  
等起兵與巴獠相應以叛於堅晉益州刺  
史竺瑶威遠將軍栢石虔率衆二萬據墊  
江育乃自號蜀王遣使歸順與巴獠酋帥



張重尹萬等五萬餘人進圍成都尋而育  
與萬爭權舉兵相持堅遣鄧羌與楊安等  
擊敗之育尤退屯緜竹安又敗張重尹萬于  
成都南重死之及首級二萬三千鄧羌復  
擊張育楊光于緜竹皆害之桓石虔敗姚  
萇于墊江萇退據五城石虔與竺瑤移屯  
巴東時有人於堅明光殿大呼謂堅曰甲  
申乙酉魚羊食人悲哉無復遺堅命執之  
俄而不見祕書監朱彤等因請誅鮮卑堅

不從遣使巡行四方觀風俗問政道明黜  
陟恤孤獨不能自存者以安車蒲輪徵隱  
士樂陵王勸為國子祭酒及王猛卒堅置  
聽訟觀於未央之南禁老莊圖識之學中  
外四禁二衛四軍長上將士皆令修學課  
後宮置典學立內司以授于掖庭選閹人  
及女隸有聰識者置博士以授經遣其武  
衛苟萇左將軍毛盛中書令梁熙步兵校  
尉姚萇等率騎十二萬伐張天錫于姑臧



遣尚書郎閻賀梁殊銜命軍前下書徵天錫堅嚴飾鹵簿親餞萇等于城西賞行將各有差又遣其秦州刺史苟池河州刺史李辯涼州刺史王統率三州之衆以繼之閻賀等到涼州天錫自以晉之列藩志在保境命斬之遣將軍馬建出距萇等俄而梁熙王統等自青石津攻其將梁粲于河會城陷之苟萇濟自石城津與梁熙等會攻纏宿城又陷之馬建懼自楊川退還清

塞天錫又遣將軍掌掾率衆三萬與馬建陣于洪池苟萇遣姚萇以甲卒三千挑戰諸將勸掬擊之以挫其鋒掬不從天錫乃率中軍三萬次金昌萇熙聞天錫來逼急攻掬建建降于萇遂攻掬害之及其軍司席仇萇進軍入清塞乘高列陣天錫又遣司兵趙充哲為前鋒率勁勇五萬與萇等戰于赤岸哲大敗天錫思而奔還致牋請降萇至姑臧天錫乘素車白馬面縛輿櫬



降于軍門長釋縛焚櫬送之于長安諸郡  
縣悉降堅以梁熙為持節西中郎將涼州  
刺史領護西羌校尉鎮姑臧徙豪右七千  
餘戶于關中五品稅百姓金銀一萬三千  
斤以賞軍士餘皆安堵如故堅封天錫重  
光縣之東寧鄉二百戶號歸義侯初長等  
將征天錫堅為其弟于長安至是而居之  
堅既平涼州又遣其安北將軍幽州刺史  
苻洛為北討大都督率幽州兵十萬討代

王涉翼犍又遣後將軍俱離與鄧羌等率  
步騎二十萬東出和龍西出上郡與洛會  
于涉翼犍庭翼犍戰敗遁于弱水苻洛遂  
之勢窘迫退還陰山其子翼圭縛父請降  
洛等振旅而還封賞有差堅以翼犍恭俗  
未參仁義令入太學習禮以翼圭執父不  
孝遷之于蜀散其部落於漢鄯邊故地立  
尉監行事官寮領押課之治業營生三五  
取丁優復三年無稅租其渠帥歲終令朝



獻出入行來爲之制限堅嘗之太學召涉  
翼捷問曰中國以學養性而人壽考漠北  
噉牛羊而人不壽何也翼捷不能答又問  
鄉種人有堪將者可召爲國家用對曰漠  
北人能捕六畜善馳走逐水草而已何堪  
爲將又問好學否對曰若不好學陛下用  
教臣何爲堅善其答堅以關中水旱不時  
議依鄭白故事發其王侯已下及豪望富  
室僮隸三萬人開涇水上源鑿山起埧通

渠引瀆以溉岡鹵之田及春且而成百姓賴  
其利以涼州新附復租賦一年爲父後者  
賜爵一級孝悌力田爵二級孤寡高年穀帛  
有差女子百戶牛酒大酺三日遣其尚書  
令符丕率司馬慕容暉苟長等步騎七  
萬寇襄陽使楊安將樊鄧之衆爲前  
鋒屯騎校尉石越率精騎一萬出魯陽關  
慕容垂與姚萇出自南鄉苟池等與疆弩  
王顯將勁卒四萬從武當繼進大會漢陽



師次沔北晉南中郎將朱序以不軍無舟  
楫不以為虞石越遂游馬以渡序大愆固  
守中城越攻陷外郭獲船百餘艘以濟軍  
不率諸將進攻中城遣苟池石越毛當以  
衆五萬屯于江陵晉車騎將軍栢冲擁衆  
七萬為序聲援憚池等不進保據上明兗  
州刺史彭超遣使上言於堅曰晉沛郡太  
守戴逵以卒數千戍彭城臣請率精銳五  
萬攻之願更遣重將討淮南諸城堅於是

又遣其後將軍俱難率右將軍毛當後禁  
毛盛陵江郤保等步騎七萬寇淮陰盱眙  
揚武彭超寇彭城梁州刺史韋鍾寇魏興  
攻太守吉挹于西城晉將軍毛武生率衆  
五萬距之與俱難等相持于淮南先是梁  
熙遣使西域稱揚堅之威德并以綵繒賜  
諸國王於是朝獻者十有餘國大宛獻天  
馬千里駒皆汗血朱鬣五色鳳膺麟身及  
諸珍異五百餘種堅曰吾思漢文之返千



里馬咨嗟美詠今所獻馬其悉反之庶克  
念前王髣髴古人矣乃命羣臣作止馬詩  
而遣之示無欲也其下以爲盛德之事遠  
同漢文於是獻詩者四百餘人是時苻丕  
久圍襄陽御史中丞李柔劾丕以師老無  
功請徵下廷尉堅曰丕等費廣無成實宜  
貶戮但師已淹時不可虛然中返其特原  
之令以功成贖罪因遣其黃門郎韋華持  
節切讓丕等仍賜以劔曰來春不捷者汝

可自裁不足復持面見吾也初丕之寇襄  
陽也將急攻之荀萇諫曰今以十倍之衆  
積粟如山但使荆楚人內於許洛絕其糧  
運使外援不接糧盡無人不攻自潰何爲  
使攻以傷將士之命不使之及堅讓至衆  
咸疑惛莫知所爲征南主簿河東王施進  
曰以大將軍英秀諸將勇銳以攻小城何  
異洪鑪燎羽毛所以緩攻欲以計制之若  
決一旦之機可指日而定今破襄陽上明



自遁復何所疑願請一旬之期以展三軍  
之勢如其不捷施請為戮首丕於是促圍  
攻之堅將親率衆助丕等使苻融將關東  
甲卒會于壽春梁熙統河西之衆以繼中  
軍融熙並上言以為未可興師乃止太元  
四年晉兖州刺史謝玄率衆數萬次于泗  
水將救彭城苻丕陷襄陽執南中郎將朱  
序送于長安堅署為度支尚書以其中壘  
梁成為南中郎將都督荆揚州諸軍事荆

州刺史領護南蠻校尉配兵二萬鎮襄陽  
以征南府器械給之彭超圍彭城也置輜  
重于留城至是晉將謝玄遣將軍何謙之  
高衡率衆萬餘趣留城超引軍赴之戴  
遂率彭城之衆奔于謝玄超留其治中徐  
褒守彭城而復寇盱眙俱難既陷淮陰留  
邵保戍之與超會師而南晉將毛武生救  
魏興遣前鋒督護趙福將軍袁虞等將  
水軍一萬溯江而上堅南巴校尉姜宇遣將



張紹仇生等水陸五千距之戰于南縣王  
師敗績尋而韋鍾攻陷魏興執太守吉挹  
毛當與王顯自襄陽而東會攻淮南彭超  
陷盱眙獲晉建威將軍高密內史毛琛之  
遂攻晉幽州刺史田洛于三阿去廣陵百  
里京都大震臨江列戍孝武帝遣征虜將  
軍謝石率水軍次于涂中右衛將軍毛安  
之游擊將軍河間王曇之次于堂邑謝玄  
自廣陵救三阿毛當毛盛馳襲安之王師

敗績玄率衆三萬次于白馬塘俱難遣其  
將都顏率騎送玄戰于塘西玄大敗之斬  
顏玄進兵至三阿與難超戰超等又敗退  
保盱眙玄進次石梁與田洛攻盱眙難超  
出戰復敗退屯淮陰玄遣將軍何謙之督  
護諸葛侃率舟師乘潮而上焚淮橋又與  
難等合戰謙之斬其將邵保難超退師淮  
北難歸罪彭超斬其司馬柳渾堅聞之大  
怒檻車徵超下獄超自殺難免爲庶人堅



以毛當爲平南將軍徐州刺史鎮彭城毛  
盛爲平東將軍兗州刺史鎮胡陸王顯爲  
平吳校尉揚州刺史戍下邳賞堂邑之功  
也又以苻洛爲散騎常侍持節都督益寧  
西南夷諸軍事征南大將軍益州牧領護  
西夷校尉鎮成都命從伊闕自襄陽溯漢  
而上洛健之兄子也雄勇多力而猛氣絕  
人堅深忌之故常爲邊牧洛有征伐之功  
而未賞及是遷也恚怒謀於衆曰孤於帝

室至親也主上不能以將相任孤常擯孤  
於外既投之西裔復不聽過京師此必有  
伏計令梁成沉孤於漢水矣爲宜束手就  
命爲追晉陽之事以匡社稷邪諸君意如  
何其治中平顏妄陳祥瑞勸洛舉兵洛因  
攘袂大言曰孤計決矣沮謀者斬於是自  
稱大將軍大都督秦王署置官司以平顏  
爲輔國將軍幽州刺史爲其謀主分遣使  
者徵兵於鮮卑烏丸高句麗百濟及薛羅



諸國並不從洛愬而欲止平顏曰  
上宜聲言受詔盡幽并之兵出自中山常  
山陽平公必郊迎於路因而執之進據冀  
州總關東之衆以逼秦雍可使百姓不覺  
易主而大業定矣洛從之乃率衆七萬發  
和龍將逼長安於是關中騷動盜賊並起  
堅遣使數之曰天下未一家兄弟匪他何  
爲而反可還和龍當以幽州永爲世封洛  
謂使者曰汝還白東海王幽州徧阨不足

容萬乘須還王咸陽以承高祖之業若能  
候駕潼關者位爲上公爵歸本國堅大怒  
遣其左將軍竇衝及呂光率步騎四萬討  
之右將軍都貴馳傳詣鄴率冀州兵三萬  
爲前鋒以苻融爲大都督授之節度使石  
越率騎一萬自東萊出石迺襲和龍海行  
四百餘里苻重亦盡薊城之衆會洛兵于  
中山有衆十萬衝等與洛戰于中山大敗  
之執洛及其將蘭殊送于長安呂光追斬



符重于幽州石越克和龍斬平顏及其黨  
與百餘人堅赦蘭殊署爲將軍徙洛于涼  
州徵符馳爲車騎大將軍領宗正錄尚書  
事洛既平堅以關東地廣人殷思所以鎮  
靜之引其羣臣于東堂議曰凡我族類支  
胤彌繁今欲分三原九峻武都汧雍十五  
萬戶於諸方要鎮不忘舊德爲磐石之宗  
於諸君之意如何皆曰此有周所以祚隆  
八自社稷之利也於是分四帥子弟三千

戶以配符丕鎮鄴如世封諸侯爲新券主  
堅送丕於灞上流涕而別諸戎子弟離其  
父兄者皆悲號哀慟酸感行人識者以爲  
喪亂流離之象於是分幽州置平州以石  
越爲平州刺史領護鮮卑中郎將鎮龍城  
大鴻臚韓胤領護赤沙中郎將移烏丸府  
于代郡之平城中書梁謹爲安遠將軍幽  
州刺史鎮薊城毛興爲鎮西將軍河州刺  
史鎮枹罕王騰爲鷹揚將軍并州刺史領



護匈奴中郎將鎮晉陽二州各配支戶三千符暉為鎮東大將軍豫州牧鎮洛陽符叡為安東將軍雍州刺史鎮蒲坂先是高陸人穿井得龜大三尺背有八卦文堅命太卜池養之食以粟及此而死藏其骨於太廟其夜廟丞高虜夢龜謂之曰我本出將歸江南遭時不遇隕命秦庭又有人夢中謂虜曰龜三千六百歲而終終必妖興亡國之徵也堅自平諸國之後國內殷實遂

示人以侈懸珠簾于正殿以朝群臣宮宇車乘器物服御悉以珠璣琅玕奇寶珍恠飾之尚書郎裴元略諫曰臣聞堯舜茅茨周卑宮室故致和平慶隆八百始皇窮極奢艷嗣不及孫願陛下則采掾之不琢鄙瓊室而不居敷純風於天下流休範於無窮賤金玉珍穀帛勤恤人隱勸課農桑捐無用之器棄難得之貨勤至道以厲薄俗修文德以懷遠人然後一軌九州同風天



下刑措既登告成東嶽蹤軒皇以齊美哂  
二漢之徒封臣之願也堅大悅命去珠簾  
以元略爲諫議大夫鄩善王車師前部王  
來朝大宛獻汗血馬肅慎貢楛矢天竺獻  
火浣布康居于寘及海東諸國凡六十有  
二王皆遣使貢其方物初堅母少寡將軍  
李威有辟陽之寵史官載之至是堅收起  
居注及著作所錄而觀之見其事慚怒及  
焚其書而大檢史官將加其罪著作郎趙

泉車敬等已死乃止荊州刺史都貴遣其  
司馬閻振中兵參軍吳仲等率衆二萬寇  
竟陵留輜重于管城水陸輕進相沖遣南  
平太守栢石虔竟陵太守郭銓等水陸二  
萬距之相持月餘戰于激水振等大敗退  
保管城石虔乘勝攻破之斬振及仲俘斬  
萬七千



音義

翌與職同嘔血烏口蚝七吏反丐古泰反廐音京救

索應劭曰京縣名今有大耳屬朱辱瓮蒲奔

反驚陝兩山之間也漢書音下夾反強音肺

肘音肺輔以周沮水七余虺許交印在

為反本墊江音疊仇來此翼捷渠馬溉古游

馬以度說文曰游水盱眙上況于反溯音

燥音早涂中度都擯必刃褊方巉反峻紅

反幾居希玕晒式忍于寘堂見反激五勞反





音義

翌與職同嘔血烏口蚝七吏丐古泰廐音京

索應劭曰京縣名今有大耳屬朱辱窳蒲

反驚陝上音就漢書音下夾反強音肺

肘音肺輻以周沮水七余虓許交却在

反木墊江音仇來此翼捷渠馬溉古礙游

馬以度說文曰游水盱眙上反况于反溯音

璪音涂中度都損必刃褊方阨鳥反紅

反璣居希玕音晒式忍于實堂見反激五